

诗与思文丛

先知园

Kahlil Gibran

〔黎〕纪伯伦

The Garden of Prophet



诗
与
思
文
丛

Kahlil Gibran

〔黎〕纪伯伦

先知园

伊宏
伊洁
伊静
译

*The Garden
of Prophet*

中央
编译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588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知园/(黎巴嫩)纪伯伦著(Gibran, K.)著;伊宏等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

ISBN 7-80109-246-5

I. 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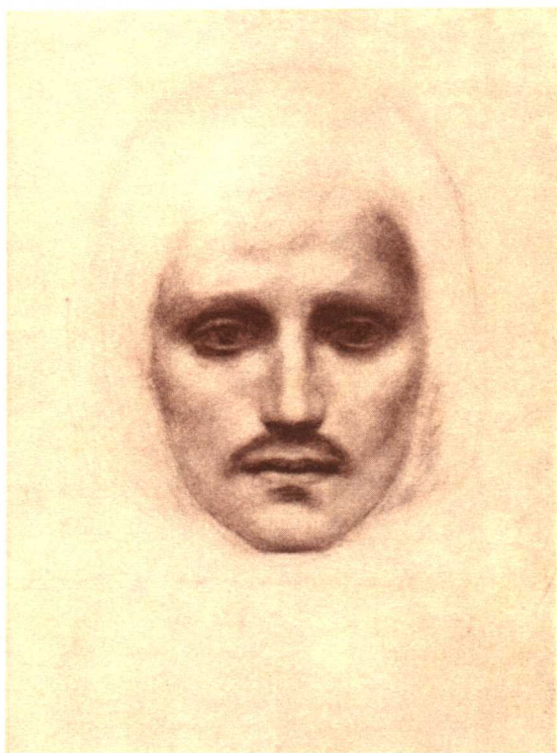
II. ①纪… ②伊…

III. 散文诗-作品集-黎巴嫩-现代

IV. I37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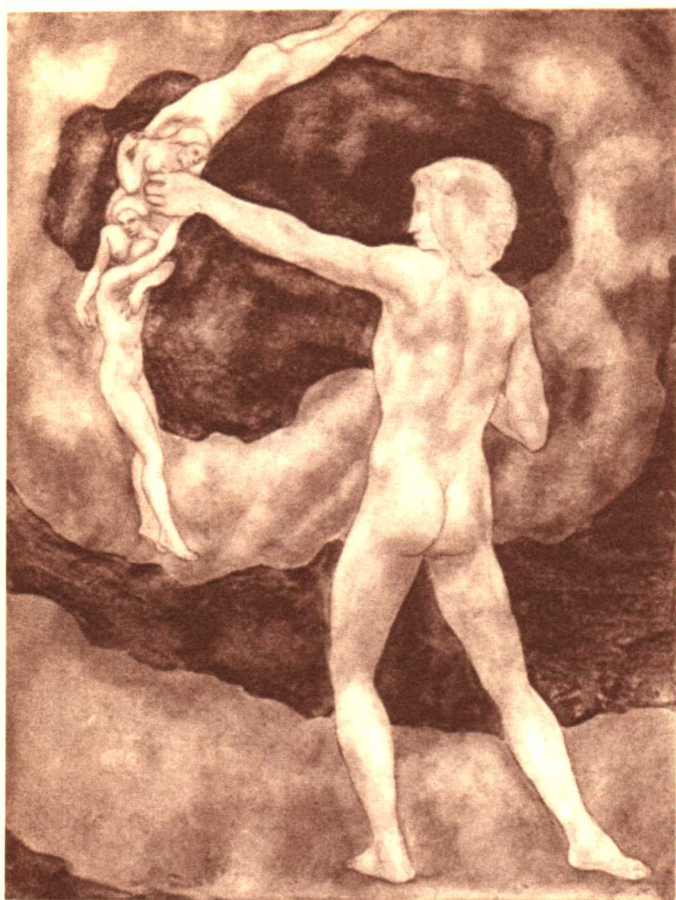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4211 号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东方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10 千字
印 张	6.25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1.50 元



纪伯伦 作

《先知》英文版插图



纪伯伦 作

《先知》英文版插图

总 序

阿诺德说：“诗歌拯救世界。”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诗”与“思”，也许原本就是人的两种最基本的精神存在方式。前者是一种本能的、审美的方式，后者是一种经验的、判断的方式；前者诉诸情感，后者诉诸理性。而海德格尔的“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则仿佛在设计此两者的融合。一个大脑基本健全的人，是不可能不思考的，一个意识有了初步发展的人，也不可能不审美，而一个将“诗”与“思”统一于一体的人，就有可能是一个意识活动最为活跃、精神生活最为丰富、情感世界最为多彩的人。

然而，在外部世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彩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人类的“诗”与“思”都似乎越来越少了。在这样一个日益技术化、甚至数字化的时代，人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面对生活的诗意呢？换句话说，在科学的时

代还需要诗歌吗？在有用性、精确性、合理性，还有所谓的可重复性、可操作性等等方面，诗歌无一不显示出了她的尴尬。但是，诗歌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仍永远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她与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之间有着最紧密的关系，因为她诉诸的是任何人都不可或缺的情感。

与此同时，如果不将科学思维和商业智慧等包括在内，人类的非功利思考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道德和价值的判断，对存在及其意义的穷究，正在成为少数哲学家、思想家的“专业”，而整个人类却似乎有了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挣钱）要做，换句话说，在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当代，人们对自身精神生活状况的关注反而有所降低。将本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作一个平行比较，就会发现，前者在这一世纪中所取得的进步据说数百倍于先前所有世纪之进步的总和，而后的进展却很难说是革命性的，至少不能说有成倍的增长。人类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是需要维持某种平衡的，对地球之外宇宙空间的探索与对人类自身基因密码的破译基本同步，但在精神存在研究与物质存在研究这两个方面暂时还是不协调的。因此，人类无疑需要更多地思考。

无论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还是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保持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的平衡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诗”与“思”的平衡发展也同样是重要的。我们需要“思”的庄重，也需要“诗”的空灵，我们需要“思”的结果，也需要“诗”的过程，两者都是我们精神生活最基本的立面。这大小两种平衡的谋得和维持，便是我们最正常的精神存在状态。

要维持这种状态,阅读也许是一种最佳方式,或曰一个捷径。我们可以在阅读中感受诗意,在阅读中加深思考。当然,人类的文明史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诗”的读物和“思”的文本,也许,我们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可以归入这两大类。如今,我们又从那无数的读本中挑出几册,我们选择的着眼点主要放在“诗”与“思”两种因素的相互渗透上。

这里的几本译作,或偏重于哲学如尼采的《快乐的知识》、克尔凯郭尔的《基督徒的激情》和阿兰的《幸福散论》,或偏重于诗歌如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三诗人书简》、纪伯伦的《先知园》和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孩子》,但它们的特色却都在于“诗”与“思”的融合上,或者说,它们是思想的诗,或诗意的哲学。它们的作者早我们许久完成了精神和情感的长征,他们在前方呼唤我们:过有思想的生活,过有诗意的生活。

刘文飞

一九九八年六月五日

译者前言

《先知》是纪伯伦的“顶峰之作”，《先知园》是《先知》的姊妹篇。在我国，了解或读过《先知》的人，当属不少；了解或读过《先知园》的人，相比之下，恐怕不多。为此，我们将《先知》和《先知园》合编在一起，以方便读者对照参阅。

纪伯伦曾经说过：“《先知》是我的宗教信仰，是我生命中最神圣的事物。”他还曾自豪地告诉朋友，《先知》是他“精神孕育的最好的胎儿”，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先知》曾充溢了他的“整个生命”。

《先知》和《先知园》是纪伯伦用全部心血浇灌出的艺术花朵，它包括了纪伯伦的全部人生信条、人格理想和社会目标，是纪伯伦生命哲学的集中体现。在《先知》和《先知园》中，纪伯伦构筑了他的以“美”为“上帝”、以“爱”为“道路”的“宗教”圣殿。

纪伯伦(1883—1931)是享有世界声誉的黎巴嫩作家和诗人,是阿拉伯现代文学复兴的先驱和代表。他虽然只活了短短四十八个春秋,但他给世人留下的文学遗产却是相当丰富的。他是泰戈尔式的双语作家,可以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写作。他用阿拉伯文发表的作品有艺术论《音乐短章》(1905),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1906)、《叛逆的灵魂》(1907),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1907),散文诗集《泪与笑》(1913),长诗《行列》(1918),诗文集《暴风集》(1920)和《珍趣篇》(1923)等;他用英文发表的作品则有散文诗集《疯人》(1918)、《先驱者》(1920)、《沙与沫》(1926)、《人子耶稣》(1928)、《大地诸神》(1931)和《流浪者》(1932)等。《先知》是1923年他40岁时在纽约用英文正式发表的,《先知园》则是1933年他逝世两年后才发表的,两部作品相隔了整整十年。

《先知》是一部促人深思、发人深醒的作品。它不是为一时一地的人们而写,却是为所有时间所有地方的人们而写;它的对象不仅是今天的人,而且是明天的人。在这部作品中,纪伯伦是向全人类说话的。

《先知》的出版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孕育期。为使之臻于完美,纪伯伦曾数易其稿。尽管在此期间他曾不断发表其他诗文,但《先知》始终处在修润中。在加工《先知》的关键时刻,纪伯伦平均每日伏案14个小时,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以致病倒。一位友人见到病中的他,痛惜地惊呼道:“我从未看到他这个样子,他的肌肉好像从身上掉下去了,他的衣服就像挂在身上!”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纪伯伦就是这样完成了他

的“智者之书”。

《先知》和《先知园》都是哲理抒情散文诗集，哲理性是它们的第一大特点。深沉隽永的诗句，凝结着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显示出作者对生命最高意义的追寻。纪伯伦认为，在人类自身之中有一种“无穷性”，这“无穷性”就是人类本性中的“巨人”，也就是“神性”。与此同时，人类身上也有些“不成人性”的东西，他称之为“未成形的侏儒”。人类的目标应是摆脱“趋日取暖、掘穴求安”的侏儒性，动物性，追寻天空中飞翔的“大我”，实现“神性”。只有这样，才算爱了生命；只有这样，人类才伟大。

纪伯伦的生命哲学，与尼采的超人哲学有相近之处，也有很大不同。虽然都着眼于人的向前和向上发展，都是要求人类向更高的目标攀登，但尼采的“超人”过分地藐视芸芸众生，而纪伯伦“神性的人”却对平凡之人也怀着爱与同情。

《先知》和《先知园》中大量谈到“爱”与“美”，认为它们和“生命”是三位一体，彼此不能分割。“美”是生命的目标，“爱”是达到生命目标的手段或道路，只有在爱的道路上去追寻美，生命才能实现其永恒的意义。

在实现生命意义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奴性”，而“奴性”是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纪伯伦把“奴性”视作自由的大敌，生命的大敌，而必欲涤荡之。在纪伯伦的其他作品中，反奴性也是其主旋律之一。

浓郁的抒情气息，使《先知》和《先知园》的读者感到亲切而温馨。《先知》的主人公，是一位东方智者，或人类

的智者,他乐意回答关于“生与死”之间的一切问题,但他并不以真理的发现者自诩,也不以真理的权威解释者自居,他只是说想把人们心里蕴含的东西揭示给人们自己。他在尾声部分还一再强调:“智者前来是给你们带来智慧,而我前来是求取你们的智慧。”

“先知”一词具有丰富的历史和宗教内涵,是指对人类或国家、民族的大事了解得较早的人,或受上帝启示而传达上帝旨意并预言未来的人。在《圣经》里记录了许许多多“先知”的事迹和教谕,这些“先知”是当时的精神领袖和生活的指导者。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先知”:真的、假的,男的、女的,大的、小的,都有,留下了很多深刻有趣的故事。纪伯伦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自然受到过这些“先知”故事的影响。但纪伯伦所写的“先知”,是与历史上或经卷中那些“先知”完全不同的先知,正因为如此,纪伯伦的《先知》就成了现代先知文学的一个独特景观,成了可进行文学比较的有趣题目。对历史、宗教和文学有兴趣的人,可以把纪伯伦的《先知》作为一个新的比较参照系,走入一个或数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

在纪伯伦的心目中,人类有三大课题需要很好地解决:第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为此,他写了《先知》;第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此,他写了《先知园》;第三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他曾准备写一部《先知之死》。可惜,他英年早逝,只完成了《先知》和《先知园》,《先知之死》终未动笔,“三部曲”成了“姊妹篇”,给他,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先知》在我国早有译本,那是冰心先生在二十年代末着手翻译,三十年代初出版的译本。在最近几十年,我国大陆和台湾也都有译家译介过《先知》。这次,又献给读者一个新的译本,并不是此译本有什么“超越”的企图,只是为了在研究中加深理解而为之。虽曰“新译”,错讹之处,仍难避免,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伊 宏

一九九八年六月

目 录

译者前言	1
先 知	1
船的来临	3
爱	10
婚姻	13
孩子	15
施与	17
饮食	20
劳作	22
欢乐与忧愁	26
居室	28
衣服	31
买卖	32
罪与罚	34
法律	38
自由	41
理性与热情	44
痛苦	46



自知	47
教育	49
友谊	50
言谈	52
时间	54
善与恶	56
祈祷	59
享乐	61
美	65
宗教	68
死亡	70
告别	72
先知园	85
音乐短章	121
岸边一捧沙	139
情与思	145



先

知

